

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哲學共產主義之探究—兼論運動員的傑 出表現及其影響

陳昶旭*、李晉豪**

摘要

本文研究目的在綜整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脈絡及其源起，透過歸納出的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中心思想，檢視運動員傑出表現的效應及反思由傑出表現引起的影響。本文探究的哲學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在其青年時期所提出的思想論述，其青年時期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是哲學的，是充份發展的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是人類與自然衝突的解決之道。本文對於哲學共產主義，經過其湧現過程與內涵分析的探究後，提出其發展的主要成份要素有師承黑格爾的人的異化、經由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說、結合蒲魯東與賀斯的共產主義論述、參考自馮士坦的普勞階級概念及加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批判等。本文歸納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中心思想就在個人異化及其揚棄。馬克思認為人，包括傑出的運動員與競技選手，一定要從物質生產的異化勞動中回歸到人的本身，並且要去除過往的貪婪與習以為常的惡習，進化到其所描繪完整有意識之人。而優秀運動員因其傑出表現，即其異化過程及結果，往往可以為人們帶來一種特殊的典範與榜樣，並引領風範與運動精神，如正向思考、積極參與及對自己行為負責等。但運動員也常在其達到顛峰後，因在競技場上的被神格化、商業化及為求成績突破與維持，致產生一些負面的效應。本文即是從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個人異化及其揚棄觀點切入，談此類傑出運動員的表現與其正負面的影響與省思。

關鍵詞：哲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個人異化、運動員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專任助理教授

**美和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系專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壹、前言

一般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與認知，常是指成年的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提出，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政治經濟理論的批判，是屬於較接近經驗的、實證的、歷史的社會主義學說，其運用了科學辯證的方法，來探討資本主義的崛起、運作與發展，並且預言資本主義的崩潰與消亡(洪鑣德，2010a: 197)。至於本文所要探究的馬克思的哲學共產主義，則是馬克思在其青年時期所提出的思想論述。

塔克爾(Robert C. Tucker)依據馬克思的思想演進階段，將馬克思主義分成青年馬克思(1843-1845)體系—哲學的共產主義(或稱為創始的馬克思主義)，與成年馬克思體系—科學的社會主義(或稱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Tucker, 1972:97)，其中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如前所述，是著重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而青年時期的哲學共產主義所關心的則是包括個人、異化、勞動異化、異化克服批判及實踐的鼓吹等等，而這個部分也就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主題。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就在綜整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脈絡及其源起，透過歸納出的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中心思想，進行運動員傑出表現效應的檢視，以及反思由傑出表現引起的影響。

然鑒於經典馬學在當代學界並非當紅，且馬克思的徒子徒孫理論闡述廣泛、派別眾多，但能將如此龐雜廣泛的學者、理論神髓加以掌握，實非容易之事(廖育信、曾志隆，2011：87)。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將以一生深耕馬克思學說的洪鑣德教授的發表著作為主(廖育信、曾志隆，2011：70)，並參考洪鑣德(2010a)所著的「馬克思的思想之生成與演變—略談對運動哲學的啟示」一書中，對於馬克思及其哲學共產主義精隨的闡述進行綜整，並對馬克思青年時期哲學共產主義的湧現與其所包含的成份元素進行分析，本文歸納出其湧現的內涵與過程，包括師承黑格爾的人的異化、經由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說、結合蒲魯東與賀斯的共產主義論述、參考自馮士坦的普勞階級概念、加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批判及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念創造等。

本論文主要架構，除了前言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說明外，以下將依序有闡述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哲學共產主義之成份元素，說明人本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兼論運動員傑出表現及其影響，以及結語等五個部分。本文在歸納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中心思想與脈絡源起後，也將由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之異化觀點出發，探究其對於運動員的傑出表現及其影響之省思與啟示。

貳、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哲學共產主義之成份元素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的「正面」取消。因之，乃為「人自我異化」的取消[揚棄]。因之，也可以說是為了人，也通過人而使「人」

性真實的「取回」[佔有]。它因此可以說是人返回其本身、返回「社會」[的自我]，它是人變成真實的人之本質。這是完全與有意識的回歸，俾把以往發展的財富重新吸收[收回](FSI: 593; EW 348)。

上述這段引文是青年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與哲學手稿》第三部分第二節標題為〈私有財產與共產主義〉中的一段話，其內容重點就是本文所探究的「哲學的共產主義」。至於「共產主義」一詞，最早是出現在 1830 年代中期法國工人與無產者的秘密社團中，後來也成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推動的普勞階級，其大規模造反運動過程和目標的稱呼(洪鏗德，2010b)。但是在本文中的馬克思之「哲學的共產主義」，所探討的主要是有關於「人的異化」，是屬於較為積極的及正面的人本主義之體系。以下將依序分別說明其內涵與要素。

首先，本文認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成份元素，將包括其師承黑格爾的人的異化。因為，馬克思前期的創始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青年時期哲學共產主義的思想來源，除了亞理士多德的潛能轉變為現能、康德的道德範疇倫理學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精神現象學和辯證法理論(洪鏗德，2010a: 163)。其中黑格爾所說的精神外化其本身，到外界創造了異化、敵對與陌生的思想，再讓此思想對象重新返回到精神本身的說法，給了馬克思相當大的啟發。

但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取代黑格爾抽象精神的是活生生的人類，而取代黑格爾外化為思想客體(知識)的，則是人生產出來的產品，包括商品、財貨、資本及私產等(洪鏗德，2010a: 164)。馬克思採用了黑格爾的哲學觀點，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秘義轉化為唯物主義語言，這種用來描述人外化與異化的過程與結果，正是反映了現實世界中的實際狀況。

青年時期馬克思進一步的認為，事物的異化是人自我異化的實踐，這一點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已有被提及，人外化其實是有本質(才華、能力、本事)於外頭的表現，而取得了金錢的形式(外觀)(洪鏗德，2010a: 210)。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正是黑格爾所言，能夠以自我意識的精神，外化其本身到體外，且由於認知的的作用，將其外化、陌生、敵對的客體重新加以掌握，而成為精神的對象，亦即知識，知識最後也變成了精神的財產。黑格爾的主張雖然是哲學的思想，但是在其基本上，則是有涉及到經濟生活的隱喻，因此，馬克思認為黑格爾是「擁有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觀點」(FSI: 646; CW3: 333)。

其次，本文認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成份元素，也包括其延續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說。因為，所謂「理論性的革命」在於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k 1804-1872)讓馬克思相信，事實上並不存在有兩個相對立的世界，而是僅有一個世界，就是現實之人的世界。至於另一個心靈幻思的世界並非是真實存在的，其只是現實世界的迴光返照，也就是映像與幻像而已(洪鏗德，2010a: 148)。例如，黑格爾所說的「上帝是人的自我異化」，顛倒過來就是費爾巴哈所說的「人是上帝的自我異化」。而這種主詞與述詞的對調與互換，就是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

說」。

對於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與哲學手稿》的篇尾中提到，「費爾巴哈是採用唯一的、嚴肅的、批判的關係來對待黑格爾辯證法的人，而且在這方面有嶄新的發現。因之，費爾巴哈可以稱為舊哲學實在的克服者。而費爾巴哈偉大的成就與樸實的單純，更是令人敬佩，特別是在與別人做比較時，他的表現十分卓越」(FS II: 639; CW3: 328)。

對於辯證法而言，如果將黑格爾的哲學視為是辯證法的「正題」(thesis)，那麼費爾巴哈的批判就可以解讀為「反題」(anti-thesis)(Hook, 1976:220)，而馬克思主義無疑的就是經由費爾巴哈中介的黑格爾思想，或者說是透過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法，把黑格爾從其顛倒中翻轉而加以扶正，成為直立嶄新的新主張理論。而這層關係似乎也就說明了馬克思的思想代表了 19 世紀中葉以後，德國哲學的「合題」(synthesis)(洪鏞德，2010a: 145)。

第三，本文認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成份元素，也將包括其吸收蒲魯東對於財產、剝削及共產主義的論述。因為，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在 1840 年曾出版了一本《什麼是財產？》的法文著作而轟動了全歐洲，其原因是蒲魯東對於財產與私有財物的定義有相當不同的見解，他提出了一句聳動聽聞的話：「財產等於是偷竊(偷來之物)」。蒲魯東認為「財產」是資本財擁有者為了增加其財富，而合法合理雇用別人的勞動，但「竊取」、「竊占」則是對別人勞動力的榨取或非法的佔有(Proudhon, 1902: 257)。蒲魯東早於馬克思，把資本與勞動關係解釋為「人對人的榨取與剝削」(洪鏞德，2010a: 200)。

蒲魯東曾以經濟主導來闡述歷史哲學的三階段變化，第一是原始的共產主義時期，第二是私有財產時期，第三是最終自由時期(洪鏞德，2010a: 249-251)。他譴責共產主義，抨擊社群擁有共同的物質與人員，認為這種制度否定了個體性，把人的傑出與才華都砍成平凡庸俗，並形成大多數人在壓榨少數菁英。針對此現象，他提出解決此社會問題的處方箋，也就是「壓制財產並維持佔有」，其執行的結果將出現第三種稱為「自由」的社會型態。

蒲魯東提出透過「自由」，以個人小型物質佔有者的合作或生產制度，來取代私有財產的制度，將共同擁有及人剝削人兩項缺點排除，使得個人可以持有其生產資料與勞動成果之合法權利保留，這就是「人類組合(成群結隊)的真實形式」(洪鏞德，2010a: 248, 278)。

對青年時期馬克思而言，蒲魯東《什麼是財產？》的著作，不只是法國共產主義諸多作品中最具哲學意味之作，同時也因其能預先萌發共產主義思想，也能讓社會主義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做結合，而引來馬克思在其《神聖家族》一書中讚美其為「法國普勞階級科學的宣言」(洪鏞德，2010a: 201)。

第四，本文認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成份元素，也將包括效法由哲學之途走向共產主義的第一位鼓吹者—賀斯。因為，賀斯(Moses Hess 1812-1875)透過《萊茵時報》撰稿者與主編的共事關係，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幡然改變其信仰，認同共產主義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最佳狀態與最終目標。恩格斯後來在 1843 年的一篇文章

章中，也推崇賀斯是德國哲學共產主義的原創者。此外，賀斯也在青年門徒中被暱稱為「共產主義的傳教士」(CW3: 406)。

賀斯對於「財產」的論點，接受蒲魯東「人類組合的真實形式」之「自由」說法，將私有財產的概念吸收於費爾巴哈的異化理論中，主張經濟生活的異化與財產的私有之間有所關聯，賀斯指出在顛倒的商業社會中，人把其內心的本質與才華外化為金錢，成為蒲魯東特別界定下的「財產」，也就是竊取與不當佔有的概念，而在這種顛倒的世界裡，自私自利的人就為了聚斂金錢，不惜剝削及壓榨工人的勞動，此即賀斯所說的「金錢是彼此異化的人之產品，它是外化的人」(Hess, 1921: 167)。

對於基督教與商業活動，賀斯都簡述為是自私的人之異化，其有兩個面向，基督教代表理論面向，商業活動代表實踐面向，也就是全人類企圖要獲取解放，則須要從自私自利的生產、交易與牟利的活動中解脫出來，但要達到此一地步，則有必要將社會重新組織，也就是創造一個沒有不公平交易的商業買賣及沒有市儈氣息的新世界(洪鏞德，2010a: 203)。

青年時期的馬克思所接受的共產主義概念，是賀斯所提綱挈領的日耳曼之共產主義哲學，或稱為哲學的共產主義(洪鏞德，2010a: 204)。而賀斯在其中所闡述的未來共產主義體系，就是充滿正面內涵的人本主義的社會，是一個人類會致力於自由合作生產的社會，能落實人際「你與我」的關係，大家也都是自主、自由、相親及相愛的生產者(洪鏞德，2010a: 201)。

第五，本文認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成份元素，也將包括其參考自馮士坦的普勞階級概念。因為，青年時期馬克思對普勞階級的認識，就像當代日耳曼知識份子一樣，都是吸收自法國書本上的新知識，馬克思是透過德國反共作家兼政治人物馮士坦(Lorenz von Stein 1805-1890)在 1842 年出版的《今日法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書而了解，雖然這是一本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及宣傳黑格爾式保守主義的書，但書中談論到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卻因此而傳播到日耳曼青年學子，並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觀念(洪鏞德，2010a: 206)。

普勞階級被視為是無私產的階級，常被賤視、侮蔑、摧殘及壓制，可說是古代奴隸的現代版，而傳統的歐洲社會就是建立在以人格(personality)和財產(property)的基礎上，卻忽視了廣大底層小老百姓的悲慘命運。因此，普勞階級這個新而具有革命精神的階級，遂在之後成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反對財產制主張的濫觴(洪鏞德，2010a: 206)。後來，不管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論，也都致力於為普勞階級發展一套細膩精緻的世界觀，亦即「勞動力對抗資本」的人生態度。

青年時期馬克思對於普勞階級的概念，曾在其《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有提及，而馬克思對此新興階級的特性描述，正是馮士坦觀察的景像，也就是普勞階級是傲慢的、憤怒的、挑釁的、擁有革命勇氣的，並敢於當面挑戰其敵人，而且會大聲疾呼：「我什麼也不是，但我將擁有一切！」(洪鏞德，2010a: 207)。

最後，本文認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成份元素，也將包括其閱讀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而鑽研古典經濟學名著。因為，馬克思終身致力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開端，就是肇始於對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於《德法年鑑》中的文章〈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欣賞與佩服，而這也促成了恩格斯於 1844 年 8 月造訪在巴黎無業的馬克思夫婦，此次重逢之後，馬恩兩人交誼更形熱絡，也開啟了兩人終身研究夥伴的關係(洪鑣德，2010a: 210)。

馬克思由閱讀亞丹·斯密的《國富論》、薩伊的《政治經濟學論集》開始，持續鑽研英法學者的十五本古典經濟學名著(洪鑣德，2010b)，他把抄錄的筆記片段插入於手稿中，並在手稿的前言中指出，這些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都是未來龐大計畫與體系的一部分，將俟政治經濟學批判完成後，再依序為法律、倫理及政治等提出進一步的鑽研與批判，也就是對整個人類現實生活之異化於各個領域的批判，並將以系列的小冊子一一出版，然此雄心壯志卻導致馬克思一生都是未完成、未出版的草稿一大堆，徒增晚年的遺憾(洪鑣德，2007: 340-343)。

青年時期馬克思的《經濟學與哲學手稿》是其在巴黎對所讀的政治經濟學名著進行摘要而寫出來的思想大綱，雖然僅是思想大綱，但其重要結論均已經在手稿中呈現出來，也就是在其「徹底的、批判性的研讀」下所得到的結論，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尋覓處於農業轉型工商業的社會裡，人在生產生活中遭逢的物質異化之鑰匙(洪鑣德，2010a: 198)。此結論主要說明：處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由於物化、異化，而竟然否定了人的「族類(種屬)本質」，也就是否定了真正的人、原本的人、真人之本質(洪鑣德，1997)。

參、人本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

對於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哲學共產主義之探究，本文經過上述湧現過程與內涵的分析，發現其主要的成份要素包括有其師承黑格爾的人的異化、經由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說、結合蒲魯東與賀斯的共產主義論述、參考自馮士坦的普勞階級概念及加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批判等。其後，馬克思基於此湧現內涵加上後續自己的思想理念創造，而成就了馬克思青年時期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此馬克思初期的共產主義就是偏重在經由哲學的反思與歷史的投射，以闡述人性的返回諸己，特別是針對在異化現象的消除上(洪鑣德，2010a: 215)。

首先，馬克思針對於「人」的現象，認為勞動與生產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原動力，而人基本上是一個生產的實體，是一位創造者、發明家及製造者。人是生產各式有形產品與無形勞務的個體，包括經濟財、子女、工廠勞動者、信徒或上帝等。而人從出生開始就擁有各種才能、本事及慾望，這些本能都會尋覓其出路於生產活動之上，而這些能力與才華，馬克思稱之為「本質力量」、「生命力」或「種類能力」，其後也通稱為「生產力」(洪鑣德，2010a: 171)。青年時期馬克思認為創造世界的生產力量，已被扭曲為物質的生產，在工商業發達的世界中，已經把工業生產力誤當做是創造力，以為機械出產與製造工廠便是生產力的具體表現，

而忘記了真正世界的創造者及文明建構者，乃是你我活生生的人、活人或歷史上的前人(洪鏞德，2010a: 172)。馬克思認為「人類外化其才華的歷史，其外化、客體化與具體化的歷程都是一部人類的異化史」(FSI: 561; EW 324)。

「異化勞動」一詞乃是指人在其本身外化異化的狀態下，所從事的生產活動。馬克思認為在人類的歷史中，所有人的活動都是勞動，都是異化勞動。但不幸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人的勞動過程，並不被勞動者體驗為是自己的活動，相反的，是為了他人而辛苦忙碌，是犧牲自己生活為別人好處而辛苦操勞，而這種異化的結果，是把生產成果白白送給外人，生產勞動變成強制性而無法感到快樂(李毓昭，2010: 144)。因此，馬克思提出了去除異化的勞動，也就是指在自由、自動及自發的活動中，每個人都可以創造性的去實現人的本質、人的才華、人的能力及人的希望，而在這些創造性的活動中，人也都會認知到這是其本身所樂意進行的活動，這種改變與轉換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生產活動的過程，都是基於勞動者本身潛藏能力的發揮(洪鏞德，2010a: 176)。

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中曾談到有關於人的宗教異化、政治異化、社會異化與經濟異化等不同領域中的異化。馬克思認為其中最嚴重的是在現實社會中的「經濟生活異化」，因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的職業與其工作表現的不同，造就了不同方式的生活與生存，但偏偏佔人類數量最多的直接生產者，也就是廣大的勞動者，其勞動卻明顯的不自主與不自由，甚至絕大部分是受強迫的勞動，是故此普勞階級的成員，除了是人類歷史的創造締造者外，卻也是在文明發展下受害最深的犧牲品(洪鏞德，2010a: 194)。

馬克思認為普勞階級是社會上受苦受難的代表，應該要起而反抗現存制度的不公不義，其認為普勞階級要以打破各種階級的界線來走向革命，就必須落實私產的取消，或是把私產改為全體社會所共同擁有的，也就是私產的社會化，此種觀點也就是人的異化及其揚棄(洪鏞德，2010a: 208)。表面上，這種想法雖然看起來像是一群普勞階級的意識型態，但深究其內涵與真義，可以發現其不僅僅在為了普勞階級的物質利益而效力，並且也是為了全人類與普世精神的所需而努力，其最終的目標也將在於結束人的自我異化。

人類的自我實現其實就是一種結束人自我異化的表現，馬克思認為，人不只是要從物質生產的異化勞動中回歸到人的本身，也應該要在各種次要生產方式中進行異化的消除揚棄，例如在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方面的異化與其揚棄(洪鏞德，2010a: 225)。「私產的正面取消，是人類存活的取回，而全部異化的進一步取消，就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回歸到他的人性，亦即回歸到社會的存在裡。其中，宗教的異化是產生在人意識的領域、人內心生活的領域，但經濟的異化卻是發生在真實的生活領域中」(FSI: 595; EW 349)。透過異化勞動的私產取消與佔有去除之後，在共產主義中，人不只從異化中解脫出來，也去除了過去的貪婪與惡習，並進化為馬克思所描繪的新人類，也就是「社會人」，這是指人回歸自己為「社會的，亦即符合人性之人，完整的、有意識的，也是發展至今完全財富[之新人類] (FSI: 593; EW 348)。

因此，青年時期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充份發展的自然主義，相等於是人本主義，而充份發展的人本主義也就是自然主義。共產主義是人與自然衝突的解決，也是人與人衝突的解決，更是存在與實有之間、客體化與自我肯定之間、自由與必然之間、個人與種類之間衝突的真實解決。這也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自知此為解答」(FSI: 593-594; EW 348)。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是哲學的，或者稱之為宗教的。其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在地球進入史後的階段，相似於基督教神學所談人類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史後階段。對馬克思而言，共產主義的革命就是人自我改變的革命，而共產主義本身也就是人類本質重新掌握的新狀況(洪鏗德，2010a: 218)。青年時期的馬克思界定共產主義為這種異化、非人情況的克服，這種世人重新掌握其本身，就是「人的重新整合[其自己]，回歸到其本身，人自我異化之揚棄」(FSI: 593; EW 347-348)。

肆、運動員的傑出表現及其影響

2012 年《TIME》周刊曾選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在由觀眾票選與雜誌編輯綜合加權後，由引領「林來瘋」熱潮的哈佛小子林書豪，榮登年度風雲人物榜首。在上述 2012 年的百大人物共有六位運動員入選，包括林書豪、曾雅妮、網球世界球王塞爾維亞的約克維奇、世界足球先生梅西、美式足球明星四分衛提波與南非田徑「刀鋒戰士」皮斯托瑞斯(TIME, 2012, April 18)。《TIME》周刊的編輯群在票選過程中曾經對運動員的影響力有過激烈討論：「運動員是真的有其影響力嗎？畢竟，他們不是制定國家政策的人，也不是改善世界經濟或科學專業人士。他們並沒有實際改善人們的生活，除非你是運動團隊一員或者是運彩迷，那這些超級運動員的成功或失敗，才會影響到你的生活。」(TIME, 2012, April 18)。但後來編輯群們卻改變了原先的想法，認為運動員的一場比賽表現，若對人的工作情緒，或下班後的生活有所影響時，那他們在場上的成就，就確實已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他們已扮演激勵人心的角色，已給人們另一種模範。

的確，優秀運動員的整體傑出表現，確實可為人們帶來一種特定的典範與榜樣。從運動員的正面產出來看，尤其是具有專業的明星運動員，一向被認定是成就與道德的楷模，傑出運動員在年輕一代的心目中一向具有極高的聲望，且具備有絕佳的機會去影響別人朝向正確的途徑邁進，如正向思考、積極參與、不逃學、拒絕毒品、不使用暴力及對自己行為負責等。但其實運動員在競技場的內外，也會因個人及環境因素而有相當多的不當行為，這些負面教材也都會透過大眾媒介的傳播，對廣大的學子及閱聽人造成重大的影響，例如，拳王泰森的沉淪與不當私生活、老虎伍茲的緋聞與醜聞、喬丹來台的高傲「快閃事件」、小飛俠布萊恩的性侵疑雲、王建民的外遇風暴、環法車神阿姆斯壯的終身禁賽、小蟲羅德曼的搞怪與自曝性史等等事件。

本文以下將從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哲學共產主義之異化觀點切入，來探討運動員傑出表現的正面產出，及運動員負面行為所造成的影響。首先，馬克思認為「人」

是勞動與生產的實體，其擁有各種技能本事，也具有尋覓生產活動出路的能力，這種特性與運動員在本質上其實是相同的，因此，以具有傑出表現的運動員參與競賽來說，雖然每個人都是經過長期的訓練與備戰，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打破舊記錄、締造新佳績，因此，不管是傑出選手的成就感或是挫折感，比起常人來說都會更加的頻繁與更加的深刻，這無異就是選手的異化感(洪鏗德，2010a: 211-212)，況且目前面對國際型競賽的壓力及失敗的失落感又更大，是故也常造成前述的負面不當行為發生的增多，因此，在這種狀況下，廣大的運動員選手，其主動參與運動競賽的意願與初衷，有時就會顯的不是那麼的自主或自由，甚至有些是處於半強迫的狀態，因此這種傑出運動員的異化感又更形嚴重了。

更進一步的解釋，對於優秀運動員來說，他們也都是勞動者、生產者，他們在活潑其四肢、靈活其軀體時，其所消耗的體能絕對不少於一般的勞動者，運動員在締造新猷時，何嘗不是也在生產娛樂的效果。更甚者，其實一個運動明星的出現，就是自己從自己的產品(佳績)與過程(參賽)中異化出來(洪鏗德，2010a: 212)。確實，在目前的現實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要讓優秀運動員去除異化、揚棄異化、打破異化，回歸到最原始自然的活動自主參與，成為自我與自由的競技者，而達到哲學共產主義所強調的境界，的確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要努力。當然，如果有那麼一天，那運動競技或身體活動將不會再被視為是痛苦的勞動(競技)，而是自我身心健美的舒展與欣賞了。

對於運動員傑出表現所帶來的影響而言，其實，在馬克思的哲學共產主義中，是有強調人的自我實現，也就是強調人本主義，這一點對於一般的運動愛好者來說，是有回歸到原始的生理面與需求面，運動愛好者都可以透過身心靈體驗及自我意識的參與，也不會造成其投入運動上的困擾，也就是可達到異化的揚棄的境界。然而，對於一個優秀的運動員，在經歷忍耐、抗壓、鍛鍊、堅毅、拔尖的過程後，為的就是打敗對手而爭取到競技場上的勝利，此種自發過程與自願作為，雖然與馬克思強調的哲學共產主義的創造性異化觀點有些許的不同，然而，其本質上與方向上實已一致矣。再者，一個傑出的優秀運動員，不只會持續保持自動自發自願、公平公正公開的爭取好成績外，也會適時的善盡社會公民責任，發揮其影響力，樹立運動典範、精神及風骨，並以身作則的回饋付出，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並奮力邁進以達到揚棄人的異化的境界。

伍、結語

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是哲學的，其認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就是人自我改變的革命，就是人類本質新狀況的重新掌握。青年馬克思也認為共產主義是充份發展的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是人類與自然衝突的解決之道。本文對於上述這種馬克思青年時期所提出的哲學共產主義，經過其湧現過程與內涵分析的探究後，提出其發展論述的主要成份要素包括有其師承黑格爾的人的異化、經由費爾巴哈的轉型批判說、結合蒲魯東與賀斯的共產主義論述、參考自馮士坦的普

勞階級概念及加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批判等。

青年時期馬克思的哲學共產主義是偏重在經由哲學的反思與歷史的投射，以闡述人性的返回諸己，也就是特別針對異化現象的消除，而人類的自我實現其實就是一種結束人自我異化的表現，本文綜整了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脈絡及其源起，歸納得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的中心思想就在異化的揚棄消除，馬克思認為人，當然包括傑出的運動員與競技選手，一定要從物質生產的異化勞動中回歸到人的本身，也應該要在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方面進行異化的消除揚棄。馬克思在其哲學的共產主義中描述，人不只要從異化中解脫出來，也要去除過往的貪婪與習以為常的惡習，回歸並進化到其所描繪的新人類，也就是社會人、符合人性之人與完整有意識之人。

本文最後也透過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與其異化揚棄觀點出發，兼論及運動員的傑出表現及其影響，在馬克思的哲學共產主義中，是強調人的自我實現，也就是以人為本，這對一般運動愛好者，是透過自我意識的身體力行與創造，是達到了異化揚棄的境界。但對於優秀運動員，需要經歷忍耐、抗壓、鍛鍊、拔尖的過程後，方能進到競技場上爭取勝利，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過程與作為，就與馬克思強調的哲學共產主義的創造性異化觀點有所不同，因此，如何讓優秀運動員能持續保持自動自發精神，以公平公正態度爭取好成績，並適時發揮影響樹立典範，以身作則回饋社會，並朝向揚棄人的異化之境界邁進，就成為運動員除了維持優良表現外，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了。

確實，在優秀運動員締造新猷，並產出自娛娛人的效果時，確實也能透過運動員的傑出表現，對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例如，運動對於紀律、勇氣、團隊精神、競爭奮鬥及成功獲取，都正面的展現出其珍貴的價值之處。然而，在運動員衝刺顛峰的過程中，及達到顛峰後的維持，也常會因為運動的過度被神格化、商業化及官僚化，而使得運動員遠離誘惑更加的艱辛，也更不容易能維持獨立自主。因此，一些重創運動員個人生涯的負面訊息也常隨之而發生，例如，牽涉到整個運動團隊或組織的不良行為，如運動場內的打假球放水、使用禁藥、場內鬥毆、賄賂、攻擊裁判、血腥暴力行為、減重跨級參賽、違反運動精神、虛報年齡、張冠李戴、偽裝受傷、球迷闖入場內混戰、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等，以及涉及運動場外的揠苗助長操練、犯罪、酗酒、賭博、吸毒、召妓醜聞、暴力言行、濫用藥物、倦怠失常、運動傷害、高傲孤僻、驕傲盛氣凌人、高額出場費等。

當反省思考上述異化所帶來的現代社會現象，實很難擺脫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馬克思認為唯有透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揚棄人的異化，進入共產主義才能掃除一切的不公不義(洪鏞德，2010a: 195)，但前東歐及大陸等實踐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是真的有去除了人間的悲苦慘狀嗎？如果沒有，而也難以擺脫西方資本主義，也習慣了活於現代化資本主義的人類，該如何避免不良影響及導正運動良善風氣呢？藉由透過優秀的傑出運動員，進行前瞻性的公民行為活動，應是一條可行之路，其積極的做法，如透過慈善代言以樹立典範，讓運動迷們知道哪些事是身為一個負責任的社會公民所須做的，此外，每個優秀的運動員當然也可以透過

競技場上的運動精神及風範，示範排除萬難努力達成目標的作為，也可以以身作則的說明有付出就會有收穫的成果，這樣的運動員不亦是全世界父母親家長的超級示範榜樣。其實，美國職籃林書豪，其奮鬥不懈的經歷與努力的經驗，就是一個傑出運動員帶來正面影響的最好例子：

他改變了人們對於美國亞裔控衛不能打好NBA的刻板印象，並集一個世界級球員和一個好學生於一身，他努力奮鬥、保持謙卑，他做人和打球都很成功。林書豪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你展現堅韌、紀律和整體的一面，你就有機會獲得成功(TIME, 2012, April 18)。

參考文獻

- 李毓昭譯(2010)。馬克思經濟學入門。台中：晨星(原書：弘兼憲史)。
- 洪鎌德(1997)。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台灣商務出版社，p268。
- 洪鎌德(2007)。從唯心到唯物：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人本自然出版社。
- 洪鎌德(2010b)。馬克思的烏托邦--他心目中共產主義理想下之新人類與新社會。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 卷第 1 期。
- 洪鎌德(2010a)。馬克思的思想之生成與演變—略談對運動哲學的啟示。台北市：五南。
- 廖育信、曾志隆(2011)。老當益壯的學術大師—洪鎌德教授。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7 卷第 2 期。
-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1975). *Collected Works* (簡稱 *CW*, 附卷頁數),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Karl Marx(1975). *The Early Writings* (簡稱 *EW*), trans. R. Livingstone and G. Bent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 Karl Marx(1981). *Früheschriften*(簡稱 *FS*), 2Bände, hrsg. Hans-Joachim Lieber und Peter Furth, Bände I & I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Buchgemeinschaft.
- Moses Hess(1921). *Sozialistische Aufsätze*, hrsg. Theodor Zlocisti, Berlin: Weltverlag.
- Pierre Proudhon(1902).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and Government*. Trans. Benjamin R. Tucker, London: William Reeves.
- Robert C. Tucker(1972).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p204.
- Sidney Hook(1976). *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st ed. 1950.
- TIME(2012, April 18). *The World'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Retrieved December 12,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2111975_2111976,00.htm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Marxism - Also on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athletes and their impact

Chang-Hsu Chen*, Chin-Hao Le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rehend youthful Marx's ideological context and its origins of Marxism by summing up the central idea of communism in Marxist philosophy. The effect of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athletes is also view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al Marxism-- Marx's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its youth. The original Marxism is fully developed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emerged process of Marxism, five main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Marxism are proposed.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and drew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original Marxism for personal alienation and its elimination as well. The alien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behavior of elite athletes often bring a special kind of an example for others. But athletes after reaching the peak often caused some negative effects due to the arena of deific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intain for achievement. This article is viewed a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sonal alienation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and its elimination. Finally, the study also proposed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outstanding athletes and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Marx, personal alienation, athletes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ransWorld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Sport, and Health Promotion, Meiho University(Corresponding authors)

